

方言俚语

从“水”的两个读音说起

郝妙海

水，在晋源人口中，有两个读音，一个读“suǐ（不卷舌）”，一个读“fù”。在一些方言研究者的著述中，有个专用名词，叫“文白异读”。“文白异读”，是指同一个字，在不同的语境中，有时读“文”话音，即官话、普通话的音，有时读“白”话音，即土话、地方话的音。

“文白异读”现象的产生，与该字所组成词汇的历史层次有很大关系。一般来说，在产生年代较远、使用年代较长的词汇中，该字在当地民间语言中，多读“白”读音。而在产生年代较近、使用年代较短的词汇中，该字多为“文”读音。比如这个“水”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，大多由“水”组成的词，都读“fù”。如“担水”“喝水”“要水水（游泳）”“河水”“雨水”“油水”“水瓮儿”等。但上世纪50年代末，晋阳湖建成后，村里人却异口同声将其叫作“suǐ库”，而不叫“fù库”。其后，将“水”读作“suǐ”的词，便越来越多。

“文白异读”现象，其实是语言由“白”向“文”，也就是由土话向普通话过度时的一个必然现象。而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，随着文化传播手段的日益现代化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越来越快，不仅“文白异读”中“文”读音的字词越来越多，而且“文白混读”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。“文白混读”，即同一个字词，并不是因该词产生的历史层次不同，而是因读者群的年龄层次不同而读音不同。即，同一个字词，在上点年纪的人群中，会读“白”读音，而在相对年轻的青少年人群中，则会读“文”读音。一词两音，同时混存。像前面提到的“担水”“喝水”“水瓮”等，在我孙孙们口中，早已一律读“suǐ”了，而自己，则常会不由自主地从嘴里冒出一个“fù”来。

行文至此，我还想借机说说“水稻”这两个字，在我的家乡“文白异读”和“文白混读”共存的一些有趣现象。

我们村，晋源区的武家庄，是1957年引种水稻的。此前，有晋祠稻区比邻，村里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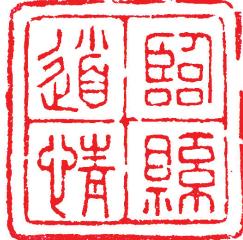
自然对水稻也略知一二。但直到种成了水稻，村里人才有了近距离接触这种农作物的机会。其后，村民们慢慢掌握了它的生长习性，也熟悉了它的各个生产环节。几年后，水稻就取代茭子、玉茭子，成了武家庄的当家作物。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水稻种了大约有40年。

“水稻”中的那个“水”字，前面已经说过，有“suǐ”和“fù”“文”“白”两读。而那个“稻”，同样也有“文”“白”两读。在普通话里，它读“dào”。但在我的记忆中，家乡人与这种农作物打交道的初期，在老乡们的口中，它一直读“tǎo”。比如稻子，叫作“tǎo子”。开垦来种这种作物的地，叫“tǎo地”。它的整个生长环节，也是从培育“tǎo秧子”开始，到“栽tǎo子”“浇tǎo子”，再到“割tǎo子”结束。然后，“打tǎo子”或是“捋tǎo子”，最后一道工序“碾tǎo子”，将“tǎo子”变成大米，完成一个轮回。然而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这个字在乡亲们的口中，也与那个“水”字一样，出现了分化。“tǎo子”变成了“suǐdào”，“tǎo地”变成了“dào田”。

“文白异读”和“文白混读”现象，在方言语境中，还会继续存在。但在我这样经过城中村改造的区域，“fù”逐渐变成“suǐ”，“tǎo”逐渐变成“dào”，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。当下，在我们这一片区域，“水”“稻”两个字，尚处于这种渐变的过程中。于是，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。同样是用“水”或“稻”组成的词，张三读“fù”，李四念“suǐ”，王五说“tǎo”，李四话“dào”，却一样能说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而且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但有些词却不然，像“tǎo地”就不能说成“dào地”，“dào田”则也不能说成“tǎo田”。否则，说的拗口，听着逆耳，会极为别扭。而像“水稻”只能说成“suǐ dào”，若有人非要说成“fù tǎo”，听的人就不知所云了。

方言，真是个奇妙的东西。只要大家都能听明白，那就姑且说之，姑且听之吧。

印记山西戏曲



临县道情

临县道情 临县道情，是山西省较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。主要盛行在临县一带，临县在历史上，曾是道教比较盛行的地方，有“十三观寺九夏院”之说。临县道情吸收民间艺术的营养，逐渐形成地方特色文化。其历史悠久，剧目丰富，表演颇有特色，地方色彩浓厚，深受群众喜欢。

临县道情的唱腔由五声音阶构成，其曲调开朗而流畅，节奏明快而活泼。唱腔结构基本属于联曲体，在发展过程中受梆子戏的影响，之后吸取了一些板腔体音乐和唱腔，如“介板”“滚白”“流水”等。代表剧目有《高楼庄》《张连卖布》。

文/篆刻 李泽峰

人物

在那个火热的年代，人们都追求思想进步，学校里的孩子们也不例外。学生时代的张桂梅，饱受红色文化和革命理想熏陶，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女孩子。中学时，《为人民服务》《愚公移山》《纪念白求恩》等文章她烂熟于心，二百多页的《毛主席语录》能从头背到尾。

张桂梅之所以这样对共产党员、革命烈士、英雄人物充满了感情，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一件事让她难以忘怀：

那是张桂梅眼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天。说是普通，是因为那一天的清晨跟以前所有的清晨一样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天还是那片天，家还是那个熟悉的家，学校还是那所学校，同学还是那

群同学。更重要的是，张桂梅还是那个活泼机灵的张桂梅。

但是，那一天又是特殊的一天。那天中午，张桂梅跟往常一样放學回家，远远地，她就看见自己家房子外面围了很多人，有熟悉的邻居，也有一些从没见过的人。

张桂梅心里马上紧张起来：“家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！”

她赶紧向家里跑去。人们把张桂梅家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有人指指点点看热闹，有人进进出出地忙着什么。张桂梅费了好大力气，才从人群里钻进去，渐渐地看清了自己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原来，张桂梅家房子的一面墙倒了，她妈被压在墙下面了！

人们在忙前忙后抢救

■ 希望出版社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救被压在墙下面的妈妈，根本没有注意到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吓得面如土色的张桂梅。此时此刻，作为一个小孩子，张桂梅挤在忙碌的人群里，手足无措。她特别担心妈妈的安危，眼泪在无声地流，却不知道能做些什么，只能焦急地站在一边，看着大人们在一片忙乱中来来往往。

连载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南面漫坡尽头，一崖突兀而起，仿佛要偎到对面的怀抱里去。南坡上有瞭望塔，可防火，可赏景，也可观鸟。北崖下有流水，只是草有些深，河道把山和草分割开来，看不到水的流向，听不到水的响声。崖上有树，有荆丛，有草坡，或因光照的缘故吧，山上的色彩比河谷里热烈许多。仔细端

详，崖上还有晒干的苔藓，暗褐色中略带一丝微黄。低头看脚下，河岸的石头上覆着一层黄，淡而薄，也是苔藓晒干后的遗迹。河里的石头也铺着一层黄，绒绒的，似乎裹在石头上的胎衣，十分滑腻，却非苔藓。石头本是青石，却变成现在模样，或因生态的缘故吧。源头水温常年保持在四五摄氏度，这样的温度下苔藓是无法生长的。

更奇怪的是，河里居然看不到鱼。《汉书》说“水至清则无鱼”，那么，无鱼之水是不是至清之水呢？

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沁河源湿地生态步道。顾名思义，它是沁河源头的步道，是生态的步道。越出步道，回到石板路上，水声骤然响亮起来，源头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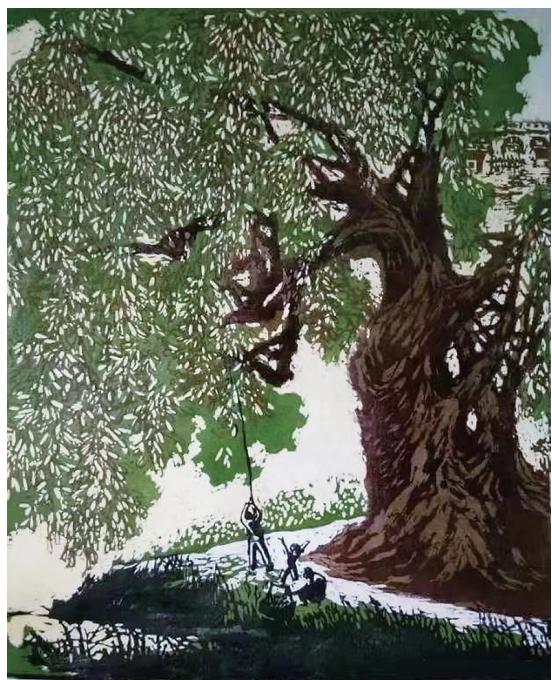
这里是沁河主源，叫姊妹泉。泉水终年不减，长流不息，是沁河三源之一。

姊妹泉一南一北，平行相对，相距约7米。两泉相汇，自西而东蜿蜒而下，拐弯处空地上建一六角亭，亭中立一石碑，上刻“沁河源头”，黑底白字，为沁源县人民政府2008年10月所立。

这是我第三次走近源头，比之从前，她似乎多了几分灵性。

南山本是道漫坡，拐个弯却壁立千仞，绝壁上几无植物。绝壁下豁然一山洞，当地人叫“怪窟窿”。近洞口贴耳聆听，洞内虎啸龙吟，好像大山深处藏着万头猛兽。其实，这是一座石灰岩溶洞，出水口茶碗大小，洞口外露部分宽不足1米、高过半米。

纪实



走遍山西

槐香（版画） 段双锁作

大串大串的槐花开在老槐的枝头，整个村庄都沐浴在浓烈的槐香里，脖子一仰，满嘴的槐花便喂饱了我的童年。

母亲把槐花做成了各种美食：野蒜拌槐花，家鸡蛋炒槐花，槐花谷累，槐花包子，干瘪的日

子一下子变得喷香。
寡言的父亲让一袋一袋槐花及时走进阳光。最原始的储藏，却将以后的日子喂养。

这些年，我远离了那个小小的村庄，总有大片大片的槐香，漫过我的梦呓，染绿我的诗章。

黑杂面就是黄豆和玉米按比例混合磨成的面，当然玉米不是一般的玉米，是经过加工而成的，就是把玉米粒上锅蒸到一定程度，晾到不干不湿，这个过程叫燎玉米，这样处理的玉米才柔软，有粘性、好吃。

黑杂面条的第一道工序是捞饭，为此平定砂器中专门烧制了一种供捞饭用的器皿，叫做捞饭盆，从中可以看出，捞饭在平定饭食中的地位。捞饭是小米做成的，捞出捞饭，接下来放蔬菜，蔬菜因时而异，冬天有山药、胡萝卜、倭瓜等，春天有倭瓜干、干豆角、萝卜干等。钢盖掀起，一片片米油漂在上面，豆红色的汤中像挂了一层薄薄的芡，橘红色的北瓜、黄色的红薯、白色的山药、鲜红的胡萝卜各自绽放，相互萦绕。大自然赋予的原始醇香，带着甜丝丝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在煮蔬菜的同时，主妇们早已将细细的黑杂面条擀好了，面条下到锅里，这时豆香和玉米的香味弥漫开来。

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熟调料。熟调料就是将菜籽油放在勺子里，烧红后放入葱丝、蒜瓣、花椒、老黑酱等调料，用筷子不停搅动，爆出香味后放入锅里，随着“滋啦”一声，厨房里便飘出浓浓的香气。

故乡风物

黑杂面条

尧天



朱玉生 作

纪实